

寬橋空戰的考證 (二)

八一四始曉寬橋再戰

(彩色圖照刊第六頁)

● 何邦立 (航空醫學專家、航空史研究)

廿二中隊長黃光漢率九機於下午

五時左右，飛抵寬橋空域時，遙見寬

橋機場在大火燃燒中，已知寬橋前不

久被襲。分隊長二二〇三機樂以琴率

二二〇五機張光明脫隊，航向錢塘江

口方向，企圖追擊敵機，終因天雨雲

低，視界不清，而返回寬橋。①

落地時間約六時，見大隊長高志

航正集全大隊飛行員，講述擊落敵

轟炸機一架經過，並作明日作戰指示

與編組。

任務提示 徹夜加油

張光明在二〇〇七年世界日報發

表《細說八一三、八一四寬橋空戰經

過》②一文中敘述：「高志航於十三

日下午三時餘，由南京搭機飛抵寬橋

，廿一中隊亦飛抵寬橋，稍後廿三中

隊亦飛達。正加油時，突發緊急空襲

警報，此時只有少數飛機加了油，高

志航迅速登上一機起飛，有數機亦隨

高起飛，其中有尚未加油者，如金安

一在起飛中停車，幸落機場地面，無

損傷；而劉署藩飛起後，追擊敵機時

，油罄停車而迫降野外，重傷殉國，

為中國空軍抗戰犧牲第一人。

高志航升空後，敵機四架已進入

機場上空投彈中，天雨雲低，高志航

乃急速接近敵機，進入敵機側後方位

置，用大口徑機槍連續猛攻，敵機一

架中彈，立即下沉，墜落於寬橋東方

，餘敵機潛入雲層而遁。講述後，眾

皆興奮、羨慕與讚揚。」

張光明文中續載道：「高志航於

講述後，繼作明日作戰指示與編組。

高志航三機為作戰領導隊群，指定作者

(張光明)為其二號機，巴清正為其

三號機。廿一中隊為其右翼戰鬥群，

廿二中隊為其左翼戰鬥群，廿三中隊

為高層掩護支援戰鬥群。指示後，各

自去飛機加油。

初嘗警報轟炸，場站人員躲避空

襲，僅少數返場工作，因油罐車被炸（鐵路油車），加油工作非常緩慢，時正天雨夜黑，飛行員遂自動去機場邊油庫，提起五加侖小桶汽油，肩扛至飛機旁，如此在天雨涉水中，往返十餘次，甚感勞累。兩人互助加油，一直延至午夜後一時半方結束。乃各自去學校單身教官宿舍（醒村）就寢。此時已淋雨加油有八小時之久，全身濕透，換上室主不合身的衣服，頓感飢渴又寒冷，也特感疲倦，而昏沉入睡。」

始曉空戰 神鷹展威

張光明的《細說八一三、八一四

笕橋空戰經過》一文中續載：「凌晨

三時餘（即八一四的凌晨）在鼾睡中，為空襲緊急警報驚醒，乃起身奔向機場，在暗夜中各自起飛應戰，顧慮在暗夜中群機在笕橋一地上空，有相撞危險。乃決定飛至錢塘江南岸，在杭州與笕橋之南，雲高三千呎，往返巡防。因十三日勞頓緊張，整日未進飲

食，睡眠少，又無衣物禦寒，在巡防飛行中，不禁地打寒戰，上牙喀下牙，特感寒冷難耐，但分秒仍在高度警戒中。

在始曉時分，視野濛濛中，在南方遠遠地平線上，發現有條蠕動黑線，由南漸近，片刻由粗而大，物體蠕動更清楚，再接近時，已認定為機群。辨認為大型雙翼四架機群，機身機翼上紅太陽標誌顯明。立即選定長機為攻擊目標，由前側方進入攻擊，用十二·七三三大口徑槍（大呌提）發射十餘發子彈，該機立即著火下墜。攻後，由敵群側下方脫離，再反轉擬作第二次攻擊，在轉彎時，見另一架敵機著火下墜。攻擊之友機脫離在我同一方向空域，接近時，見機身編號為二二〇四，乃分隊長鄭少愚。我尚在進入第二次攻擊位置前，見另二架敵機，片刻先後為我另三友機分別擊落，均著火墜落於錢塘江中，三友機攻後，在濛濛視野中，向笕橋方向飛去。此一空戰過程，約僅三分鐘，即告結束。

戰鬥後，我即接近二二〇四機分

隊長鄭少愚（我的駕機編號二二〇五）編隊航向笕橋，此時已天曉，在錢塘江北岸，可遙望敵機群，在笕橋附近空域，亦遙見我散落機群，尾隨圍攻，該機群被迫偏離笕橋，並遙見有兩架敵單翼轟炸機先後被擊落，均墜落於半山與臨平山之間地區，餘敵機倉促投彈郊區，潛入雲層東向而遁。

作者（張光明）與鄭少愚二機，由錢塘江北岸採直線東飛，意圖攔截敵機，然飛至臨平又東飛至錢塘江口與金山衛一帶，未能發現敵蹤，無所獲乃飛返笕橋。」

張光明是八一三空戰的見證人，

八一四空戰擊落日機記錄的當事人，早在一九九五年發表《八一四空戰經過見證》一文時^①，就已點出笕橋空戰高志航擊落日機是在八一三黃昏。後經徹夜加油，夜半睡眠中為緊急警報驚醒，匆促起飛，在始曉時分錢塘江口，遭遇四架日本輕轟炸機編隊來

襲，不到三分鐘內，四機分別為我方擊落，張擊中首架、鄭少愚第二架，其餘兩架，為另三架友機所擊落，已是八一四的清晨。

張光明在抗日空戰中，戰功輝煌，曾有擊落日機四架、合擊（共同擊落）二十六架，受傷七次，跳傘二次的記錄，獲頒四星星序獎章。他在八一四寬橋空戰與八一五南京空戰中各擊落日機一架，且有官方戰歷、戰功登錄③可相互佐證。

光明釋疑 漸露曙光

高志航「八一四」首建奇功，寬橋空戰「六比〇」的戰果，是我空軍官方正式的說法，出自航空委員會政治部④，自有其激勵民心士氣的意義，毋庸置疑。但從張光明的正式官方作戰記錄，浮出了蛛絲馬跡，彰顯出不只寬橋空戰「六比〇」擊落六架九六重轟炸機的戰果有問題，就連空戰的時間「八一四」也是存疑的，而後者七十

年來一直未為戰史研究者所關切懷疑！

歷史真相應該還原，才能鑑古知今。今逢抗戰七十周年，寬橋空戰仍多誤解，真相未明。高齡九四的張光明將軍，平日身體健朗，思路清晰，行事低調，經筆者力促，才於二〇〇七年再發表《細說八一三、八一四寬橋空戰經過》一文於報端。

現在回過頭來看一九四〇年《空軍抗日戰史》⑤所載，……鄭少愚飛過錢塘江口攔截，並擊落日機一架，也就是官方八一四黃昏寬橋空戰第三架九六轟炸機的戰果；其由來亦非完全空穴來風，只是不是發生在首日的黃昏接戰。由於鄭少愚、張光明在次日（八一四）始曉在錢塘江南各擊落一架日本雙翼輕轟炸機，後兩人編隊東飛索敵，至錢塘江口與金山衛一帶，無功而返。

是當時的戰報輾轉，將鄭少愚八一四始曉錢塘江邊的戰功誤植到樂以琴與張光明，八一三黃昏的錢塘江口

索敵，而有所混淆所致，還是後來航空委員會政治部辦公室人員刻意將八一三黃昏與八一四始曉兩件事，壓縮

合成為八一四黃昏的空戰，已無從查考。但從官方記錄鄭少愚錢塘江擊落日機一架的時間，機型上均留下破綻。由於張光明分別參與擔任樂以琴分隊長（八一三黃昏）與鄭少愚分隊長（八一四始曉）錢塘江口索敵的僚機任務。他是歷史的活見證人，故一口否定八一四黃昏寬橋空戰的說法。

以琴驍勇 直落四架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九日中央日報三版⑥，報導「全國各團體電慰空軍將士，建功人員及其戰績一欄內(1)高志航於十四日在杭州擊落重轟炸機一架……(2)樂以琴於十四日在錢塘江擊落重轟炸機四架……何人擊落何機，係據各隊報告，尚待戰鬥詳報之考證，機種及數目亦待詳細之調查。」

一九三七年九月八日中央日報三

版⑦報導「兩旬以來被燬敵機達八十餘架，敵海軍航聯幾全軍覆沒，聯隊長石井義將已剖腹自戕。」我空軍自應戰以來，奪勇交綏，殲滅敵機敵艦，為數極眾。擊落敵機達六十餘架，毀沉敵艦達十餘艘，茲將自八月十四

日及八月廿一日各戰鬥員所擊落敵機與敵艦之統計，標誌如下：排首兩名為樂以琴、劉粹剛各擊落五架。樂以琴於八月十五日寬橋附近擊落輕轟炸機四架，八月二十一日在滬西擊落一架敵驅逐機。劉粹剛的五架是重轟炸機一、驅逐機一、水上偵察機三，時間分為八月十六日二架，八月十七、二十、二十三各一架，墜機地點分為滬西約廿華里，滬西鐵路北十餘里，一架沿江，一架於上海，一架於瀏河口西。

段描述如下：戰爭初期，中國空軍升空英勇保國，最初也獲致相當的成功。他們奮勇抗戰的精神，受到蔣夫人的獎賞。南京各中隊的人員，都收到了慰勞品，包括有美味的食物、茶葉、香煙，以及留聲機唱片等。當然蔣夫人無法親自逐一送達他們的手中。參與這次慶祝的外國新聞從業人員，有機會訪晤了樂以琴上尉，一位四川籍的二十三歲青年軍官，他曾經被九架日本轟炸機所困，但是奮勇殺出重圍，並聲稱擊落其中的四架日本轟炸機，唯在他所屬的中隊裡，對這場空戰的勝利，並無任何目擊者。

劉毅夫寫的八月十五日這一天的早晨，空戰勝利的火光，照亮了杭州寬橋，同一時間也照亮了曹娥機場，送給我們勝利之火的燃料，大都是來自日本航空母艦的「八八式轟炸機」。

樂以琴自述擊落四架日本轟炸機，在當時為中外媒體所爭相報導：「*Flight in the China Air Space, 1910~1950, Malcolm Rosholt* ⑥、第九章 *Air Force Day in Shanghai*：有兩

劉毅夫的《空軍史話》⑧十四節

樂以琴自述擊落四架日本轟炸機

為是吹牛、說大話。

樂以琴、曹娥上空發威打空靶，有段

，在當時為中外媒體所爭相報導：

筆者個人分析研判，樂以琴應該

生花妙筆精彩的小說描述：從杭州游

Flight in the China Air Space, 1910~1950, Malcolm Rosholt ⑥、第九

擊落一架，也就是張光明、鄭少愚擊

擊回來的樂以琴，這位三期畢業的四

0~1950, Malcolm Rosholt ⑥、第九

落四機編隊中，剩餘二機之一。由於

川哥子，他飛一架霍克III，追擊到曹

章 *Air Force Day in Shanghai*：有兩

始曉天色仍暗，樂若非在錢塘江南現

場，當無法目擊或知道有四機被擊落之事實。樂以琴豪爽勇敢，有個性、好抬槓，言語常有誇大，不就是川哥的特性。筆者曾就此觀點請教張光明老將軍。將軍笑著說：「你是航空醫官，應該最瞭解飛行人員的身心狀況，有人外向豪放，有人內向收斂，我的兩位分隊長樂以琴、鄭少愚分屬不同的典型。猶記當日返場，樂以琴興沖沖的宣稱擊落四架敵機，我與鄭少愚相對的會心微笑不語，心中想的大概都一樣：飛機都被你一人打光了。」張繼續說道，平心而論，樂以琴是繼高志航之後最驍勇善戰、敢作敢為的飛行員，足堪表率。

笕橋再戰 戰果輝煌

張光明在《八一四空戰經過見證》①文中敘述道：「戰鬥結束，接近二〇〇四號分隊長鄭少愚（我駕機編號為二〇〇五號），編隊折向笕橋。此時天曉，遙望有敵機兩個編隊群，

由西南方航向笕橋方向，並遙見我機群尾隨圍攻，敵機群被圍攻，偏離笕橋北方，遙見二架敵機前後被擊落，敵機群倉卒投彈郊區，潛入雲層，向東而遁……」。《在細說八一三、八一四笕橋空戰經過》②中張光明說：「……並遙見有兩架敵單翼轟炸機先後被擊落，均墜落於半山與臨平山之間地區，餘敵機倉促投彈郊區，潛入雲層東向而遁。」

張在文中①強調，空軍第四大隊在八一四這一天，擊落六架來襲日軍轟炸機的戰果，是確實的紀錄，不容有疑。他在文中說：「我是參戰者，親身所歷，親眼所見，並且是最早發現敵機，最先遭遇敵機、最先攻擊、最先擊落敵機的人，……因此有責任，有必要，以負責的心情態度，把八一四空戰戰果，重新作一次見證，存真戰史記錄。」

八一四空戰擊落日機六架，並非全是九六式轟炸機，其中有四架是雙

翼大型轟炸機（可能是八八式），其中僅兩架是九六式轟炸機。擊落架數無誤，然機型機種不同。（註：應作八九式艦攻機（爆擊機），當時對日方情報欠缺，況八八、八九式外形相似，分屬陸軍、海軍機種。）

誤導原因，在笕橋附近空域與地面，僅看見來襲敵機是兩個九六式轟炸機編隊群，亦可能看見擊落敵機的情況，分墜落於笕橋東北、半山的東南方郊區。但很少人看見，當拂曉時分，在錢塘江南岸與江上空，被擊落四架笨重速度不快、紛紛著火墜落的雙翼敵機。這項記錄已誤傳多年，應予更正，回歸真實。

還有二比〇的說法，可能係當時只看到在笕橋附近被擊落的兩架敵機。但是他看不見，也不知道，在錢塘江南岸，雙方先期遭遇已發生了空戰，在短短數分鐘內，擊落四架來襲的雙翼敵機。才說成是二比〇。

至於二比一的說法，是日本官方

發佈的消息資料，在當時都知道日本這項報導消息，這是必然的事，日方必有所隱瞞真實情形，對其國內、對敵方都有必要隱瞞誤導，至於日本所指擊落我機一架，可能是指「八一三」劉署藩起飛油盡失事的一架。「八一四」空戰中國沒有損失，僅高志航臂部受傷，人機均安返基地。

八一四當天我戰機冒颶風大雨惡

劣天氣，上下午兩梯次轟炸上海口軍陣地與軍艦①，計二大隊由廣德起飛諾斯洛普機廿一架（上下午出擊卅七架次）。五大隊由揚州起飛霍克機八架（上下午出擊十四架次）。笕橋上午出擊的暫編卅五隊可塞機三架，於十時十分抵嘉興因天氣惡劣而折返，下午該三機再度出擊。暫編卅四隊霍克機六架於一五：三十分出擊，全日共出擊轟炸日敵達六十架次。另六大隊全日出動偵察機八架次搜集敵情，以供決策。

張光明對作者特別強調②，八一

四當日始曉遭日機空襲後，全天未再

遇日機來襲，何來八一四黃昏笕橋空戰？印證日方資料，鹿屋航空隊與我四大隊高志航在笕橋首日空戰後（十八架九六陸攻機出擊，十四架回返），次日上午七：二十起飛十四架襲南昌；並無再襲笕橋記錄，亦證明了八一四黃昏笕橋之戰，並不存在。

志航傷臂 原因破解

張光明《細說八一三、八一四笕橋空戰經過》②，續道：落地後，已

知大隊長高志航傷臂，已送往杭州市醫院，其他隊友皆安好無恙。但在相視之下，各個面色蒼白，嘴唇紫黑，有的光腳，有的穿背心，有的僅穿短褲，有的穿睡衣，有的仍穿著已濕透的飛行衣，著實狼狽不堪，令人不勝唏噓。時已是「八一四」清晨六時矣！

中山雅洋《中國的天空》⑩第十

章攻擊機の命日，其中一節輕爆對輕爆，敘述高志航追擊八九艦攻機（三人輕轟炸機）時，高機亦被命中二彈

，一彈傷及右腕、一彈傷及飛機，僅提及為八九艦攻機後座射手所傷（唯未提及何人擊傷高大隊長座機），高志航咬著牙帶開飛機，用腿固定駕駛桿，取下白綢圍巾，捆上傷臂自行車襄傷，再穿回飛行衣，改用左手操縱飛機……事實上，一九七六年，劉毅夫的《空軍史話》⑧，首先對高志航的臂傷處理，連想到刮骨療毒的關雲長。影響所及，一九八一年日人中山雅洋的《中國的天空》⑩在大隊長入院一節中，更引申到名醫華佗，外科手術不用麻醉。高志航臂傷處理，宛如三國名將關羽，至於新霍克之「一號」（四大隊一號機）機，更被比做赤兔馬。一九九六年日人秦郁彥《第二次大戰航空史話》⑬第卅八章八九式艦攻隊歸らず中，八九艦攻對新霍克一節中描述高志航受傷經過與處理，有如三國誌勇將關羽的故事，也是引用自中山雅洋。可見中日航空史研究者，雙方資料交流，都受劉毅夫《航空

史話》的影響頗鉅。平心而論這是文學家的手筆，對一位醫生來說，槍傷創傷的處理，洗滌傷口，去除腐肉，檢查有無異物，彈片殘留，最後縫合傷口，事前局部麻醉是必須的！

高志航因臂傷入住廣濟醫院療傷

，蔣委員長獲報特發壹萬伍千元獎金

⑭以示榮崇。八月十六日中央日報⑮

四版刊登蔣委員長嘉獎空軍戰士周庭

芳君在杭首建奇勳，前日一役擊落敵

機兩架，特獎兩萬元。唯周君自述，

對八一四、八一五有功人員五人，蔣

委員長於九月八日在武漢召見授獎章

，唯未領取任何獎金。殊不知高拿的

是受傷慰問金、營養金⑯至於打下一

架日機一萬獎金，全悉報派，並無其

事。而我空軍健兒，殺敵不落人後，

為的是保家衛國，誰又在乎獎金！

開戰月餘，雖我各隊健兒英勇奮

戰，屢建奇功，然有限的飛機亦不斷

耗損，航委會為保存第四大隊戰力，

將殘存霍克Ⅲ、廿二隊三架、廿二隊八

架移交毛瀛初的廿三隊以保衛南京。九月下旬廿一、廿二隊員先赴蘭州接受俄製E-15及E-16高性能驅逐機之訓練。

高志航先在杭州廣濟醫院治療，

後轉漢口醫院療傷。看到戰情與耗損

，心中非常焦急，於十月一日傷癒，

先赴南京，後再轉赴蘭州接收自俄國

購得的E-15及E-16戰機。

約在十一月上旬的某天，在蘭州

機場，高志航大隊長碰到張光明，曾

垂詢問道：「八一四拂曉空戰時，我

已佔到有利攻擊位置，此時後方並無

敵機只有我方飛機，正卻對日本轟炸

機痛下殺手，突感右臂彈傷流血。事

後在醫院才發現子彈是由後向前貫穿

；顯非被鎖定目標的日機後座槍手還

擊所致。到底是那個菜鳥，未在有效

射程內就亂扣板機？」

張光明對我提起這段插曲⑰，他

說，你是航空醫官，應該瞭解戰場心

理學。中日開戰之初，航校幼鷹就上

戰場，初遇敵機之緊張、興奮可想而知。

知，老遠看到敵機恨不得立刻把它擊落，哪還記得有效射程距離；至於高志航的飛行技術特優，一切入飛鑽到前面接近敵機，反為自己人的流彈所傷。

小 結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本鹿

屋航空隊十八架九六重轟炸機，從台

北起飛，越洋偷襲轟炸寬橋，廣德機

場，巧遇高志航所率第四大隊健兒，

中日首次空戰，日方繳羽而歸，折損

四架。次日上午鹿屋又出動十四架九

六重轟炸機空襲南昌青雲浦基地，其

中六架迷航未抵目標區，僅八架飛抵

南昌，因天候影響，戰果有限。

八一四始曉日方再襲寬橋，首批

四架八九艦攻機（三人雙翼輕轟炸機

），被殲於錢塘江南岸與江面。另二

架九六陸攻機（五人單翼重轟炸機）

被擊落於寬橋近郊之半山與臨平山之

間。空戰戰果為六比〇。我方立功英

雄為鄭少愚，樂以琴，張光明等……。

高志航大隊長於是役中，身先士卒，為流彈傷及右臂，入院療養。次日，八一五航空委員會發布王天祥代理大隊長，第四大隊即刻移防南京大校場，擔負首都南京領空之防衛任務。

八一四黃昏笕橋無空戰。

(未完待續)

參考資料

- ①八一四空戰經過見證 張光明 傳記文學 台北 一九九五、九
- ②細說八一三、八一四笕橋空戰經過 張光明 世界日報 美國 二〇〇七、八
- ③張光明個人戰歷、戰功登錄表 空軍總部作戰署 一九五二
- ④空軍抗戰三週年紀念專冊 航空委員會 成都 一九四〇、八
- ⑤空軍抗日戰史 空軍總部情報署 成都 一九四〇
- ⑥中央日報 南京 一九三七、八、十九

- ⑦中央日報 南京 一九三七、九、八
- ⑧空軍史話 劉毅夫 黎明文化 台北 一九七六

⑥ Flight in the China Air Space, 1910 ~ 1950, Malcolm Rosholt 一九八四

⑩ 中國的天空 中山雅洋 日本產經出版社 一九八一

⑪ 八一四空戰說明 劉永尚 中華民國航空史研究會 台北 一九九七

⑫ 張光明訪談 何邦立 美國洛杉磯 二〇〇六、八

⑬ 第二次大戰航空史話(下) 秦郁彥 第三十八章八九式艦攻隊帰らず 日本中公文庫 一九九六

⑭ 葉蓉然女士談高志航 李明鑑 中外雜誌 台北 一九八七、八

⑮ 中央日報 南京 一九三七、八、十六

※訂正：本誌四八六期第四十三頁照片說明②與③的飛機應是霍克III機，特此更正。

編者按：本誌四八六期「烈烈往事懷曾祖」一文(六〇頁)，有讀者熱心的回應指正，「航校生沈華棟，駕機在一次訓練中失事，機毀人亡，殉國那年，才廿三歲」沈君應為殉職非殉國。嚴謹的說，因學校尚未畢業，未任官應為殉學。

然一九三五年，東北國土淪喪，日寇鯨吞蠶食我中華，國家實處於戰爭狀態，熱血青年棄家棄學救國，投效中央航校，當時航校無論教官或學生飛行失事，均葬於半山空軍公墓，墓碑上所刻均為某某烈士。故該文稱沈華棟烈士殉國尚無不妥。

如今台海早無空戰，空軍訓練失事稱為殉職。敵我空戰捐軀為殉國，稱為烈士。蓋時空背景已截然不同！最近陸航空降旅直昇機載八人撞高壓線鐵塔，可稱為殉職。然此次空難純屬人為因素，從飛安角度正副駕駛均屬違紀飛行，至於後續處理追升等，均非正常作業！